

評黑格爾尊法反儒精神

哲学系学员 刘柏森 张德顺 封崇长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是第一个自觉地从唯心主义方面阐明了辩证法规律的哲学家。他是不欣赏中国的儒家，非常欣赏法家的。今天，我们研究探讨黑格尔的尊法反儒精神，对于深入批林批孔有一定现实意义，对那些攻击我国批林批孔运动的英雄好汉们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中国大量著作翻译到西方。耶稣教来中国的传教士，也就成了向西方传送孔孟之道的桥梁。一六八七年在巴黎用拉丁文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中国的学问》一书，就是耶稣会神父普罗斯配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译述的。讲解多于翻译，肉麻地吹捧孔丘。中国的孔老二一时成了当时欧洲的“摩登圣人”，在西方“曾轰动一时”，（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19页）流毒甚广。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由于他们日益陷入形而上学，缺乏对人类历史的辩证理解，大都摆脱不了那股尊孔逆流的影响。黑格尔明确地表现了尊法反儒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

在黑格尔笔下，孔老二是极其渺小的。尽管反动派把孔老二吹得神圣不可侵犯，黑格尔仍然透过孔丘的“原著”，戳穿了孔丘哲学的老底，原来这个被捧上了天的“圣人”，只是表面吓人，经不起认真对待。他指出孔老二的《论语》是一部鼓吹道德的书，其中所包含的那些道德说教，“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25页）罢了。而且这种综合也没有丝毫的独创性，只不过是“一种反复申说、一种反省和迂回性，使得它不能出于平凡之上”。（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79页）黑格尔还把孔丘的《论语》中的道德说教，同古代其他民族的道德理论加以比较，指出孔老二的那套东西“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因此，被捧上了天的儒家“经典”，在黑格尔那里就成了“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東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19页）在黑格尔看来，孔老二的道德理论还比不上古罗马最平庸的折衷主义哲学家西塞罗的道德学说。西塞罗一本《政治义务论》就“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同上）显然，在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笔下，孔学不过是最陈腐、最平庸的东西的大杂烩而已！黑格尔不仅这样看孔老二，也同样这样评价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指出“他的著作的内容也是道德性的”，（同上书，第132页）连孔老二的学说也未超出，同样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不屑细顾。黑格尔对那些吹捧孔老二和孔孟之道的人，毫不客气地浇了一瓢冷水！

黑格尔不听尊儒反法者流的叫嚣，对孔老二进行了极其辛辣的讽刺。黑格尔说：“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20页）真是妙哉！无情地奚落了秕糠孔学，鞭挞

了徒劳的尊孔。黑格尔对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是根本看不上眼的。

与此相反，黑格尔对法家人物的评价却是另外一个样子。秦始皇是个大法家，历来的反动派都疯狂攻击他，而黑格尔这个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却肯定、赞扬、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其一，黑格尔赞扬秦始皇在击退“深入到过中国内部”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的功绩。肯定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一种最惊人的成就”，指出他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入”，（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4页）保卫秦朝的边境不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是一项正义的战略措施。其二，黑格尔以赞扬的笔调描述了秦始皇通过战争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变革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肯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制大帝国的“创始人”。（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75页）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正确地评价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项必要的革命措施，指出“他这样做，为的是要打算把以前各个朝代的记忆都消灭掉，他自己的社稷因此可以巩固起来”。（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4页）黑格尔不仅认为这种行动对巩固秦朝的政权是必要的，而且公正地指出秦始皇焚书绝不是反动派说的“消灭文化”，把一切书都付之一炬。他说：秦始皇“焚毁那一切与以前朝代有关的书籍”，“特别是要消灭经书”，但却“保留与他自己的统治与农、医等科学有关的书籍，不予焚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21页）可以看出，黑格尔是从反对鼓吹倒退、复古的反动儒家学派和巩固秦开始的新兴封建制大帝国的历史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评价秦始皇所采取的“焚书坑儒”这一革命措施的。在黑格尔看来，由于秦始皇的这些革命措施和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理应“著名于后世”。（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4页）

仅从上面所举黑格尔著作中关于儒、法两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瞧不起孔老二，鄙视孟轲；赞扬秦始皇，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这就足以说明黑格尔是不欣赏中国的儒家，非常欣赏法家的。他尊法反儒的精神是很明显的。

黑格尔尊法反儒是和他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辩证法一致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法家主张革新、发展、前进的观点有着相通之处。因此，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不欣赏儒家，而非常欣赏法家，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限制，特别是黑格尔政治立场的保守方面和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体系，使他不可能对儒法斗争做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他的反儒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才能对儒法斗争作出完全科学、正确的评价，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才能把秕糠孔学彻底批倒批臭。

列宁在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者时曾指出：“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1页）两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在今天也同样不会陈腐。黑格尔的尊法反儒精神，必然触怒当代国内外的大儒家。当代的大儒家林彪，一方面丧心病狂地咒骂黑格尔讲的是“黑话”，另一方面竭力向孔老二顶礼膜拜。但是，攻击黑格尔也罢，吹捧孔老二也罢，两种手法，一个目的，那就是借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对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从来是无情的。林彪这个中国当代的大儒家已经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孔老二去了。苏修新沙皇也是尊孔反法的大儒家，它亡我之心不死，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恶毒攻击我国的批林批孔运动，为它侵略和颠覆我国的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可以断言，它的下场肯定不会比老沙皇美妙。